

麒麟

陈元魁
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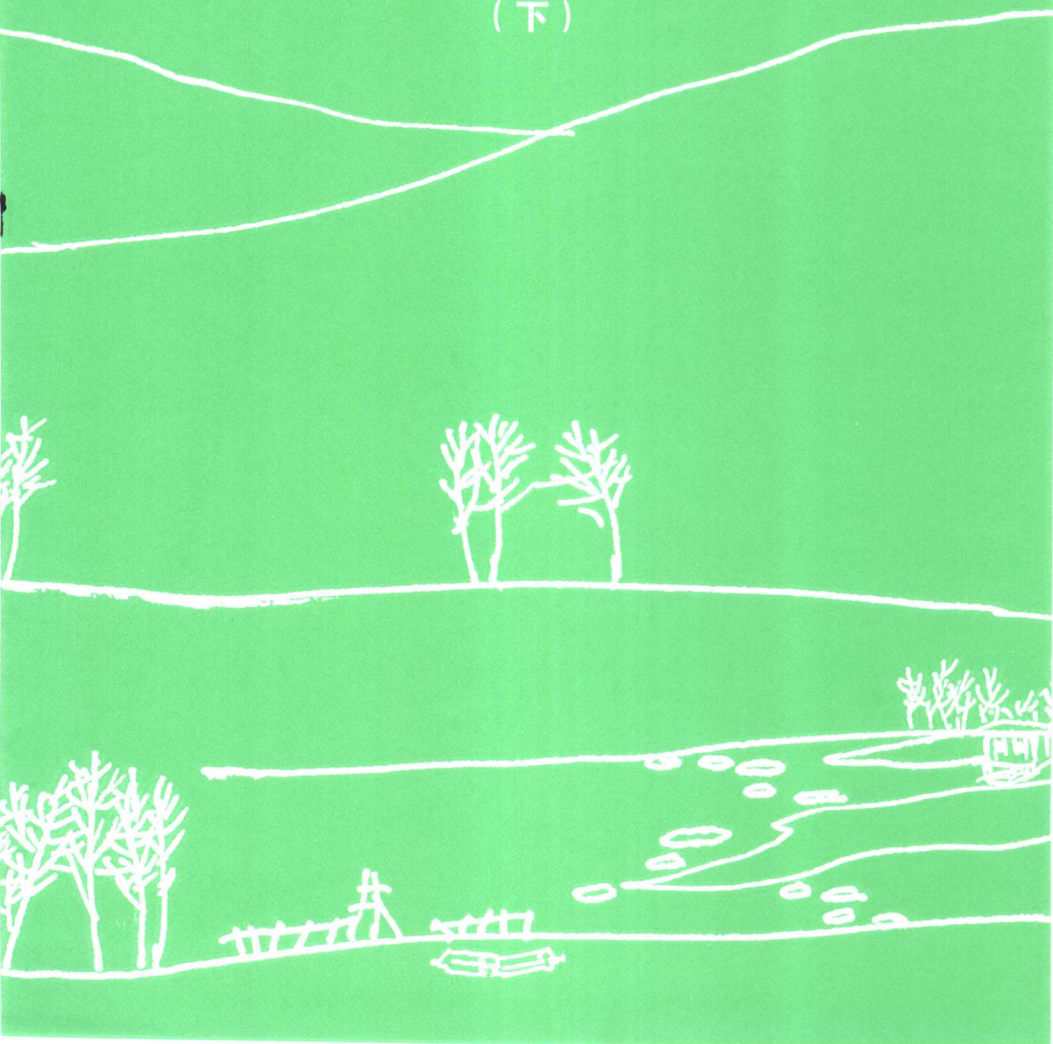
其
米
可

东
元
魁
著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麒麟河

(下)



陈元魁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第五十五章

阴历六月初下了一场透雨，在蒸腾的暑热中垂头丧气的庄稼顿时焕发了精神。川水地的小麦挺直了穗头，扬花，灌浆。微风吹过，稼禾摇摆发出相互摩擦的沙沙声响，似在向人们传达着某种希望。这是一年一度磨坊村的农民们祈祷的希望。虽然从集体食堂打来的口粮——集体食堂运转不济，只好按一个全劳力一天半斤，一个半劳力一天四两的标准把口粮打给社员，由社员自家起灶——仍旧不能果腹，虽然对新一茬庄稼收获后能否分得比眼下多一点的口粮并没有多少把握，但磨坊村的社员们并不轻视庄稼的长势，对即将到来的收获抱有希望。对于农民们，没有什么比庄稼长得好更能叫他们心里踏实。他们不懂得时局，没有能力和热情透析时局，但他们信命。世上没有一直坏下去或一直好下去的命。他们隐约觉得今年庄稼长得好，是一种好兆头，他们早晚会吃饱肚子的。

自然，那一阵一阵随风透进他们心里的麦香在深深地引诱着他们。公社化以前这个时候，他们可以率先尝到新麦的滋味。他们去地里把刚刚饱满的青稞、小麦穗头割一些回来，文火煮熟，搓净麦衣，簸净，将翡翠一样碧绿的麦粒大把大把塞进嘴里，嚼得浑身透香。或者把煮熟的小麦粒用小石磨磨成麦梭儿，泼上清油拌上蒜泥……他们还要把这种日月播精、大地受孕而生产的美妙东西送进城里，与城里亲友分享甜美和快乐。如今，他们只能望麦兴叹，要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鬼怪，对微风传送的阵阵麦香佯装无动于衷。连续的饥饿，无望的等待和企盼叫他们看见这些成熟的稼禾时眼睛发红，心里起火。

可他们不敢冒犯，偷青是一种罪过，是要接受惩罚的。况且公社和大队都在川水地里布设了民兵把守，不给他们偷青的便利和可能。

“活人能叫尿憋死？”他们信奉这种生活信条，有他们的机智和方式。他们瞅准了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即是公社和大队一时顾及不到，也是有意留出来给社员们提供某种便利的。

这天，夜色严实地扣住大地，一弯新月和满天星斗无声地俯视着昏昏欲眠的磨坊村。十几个妇女从自家摸出来，有的背着背斗，有的夹着布袋，提着的镰刀在微弱的月光下偶尔闪出一点青白的寒光。她们抬高脚步，像寻春的雌猫义无反顾地穿过巷道，向村子东边的山包行进。孝敬公婆和抚养子女的神圣义务，让她们对偷青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无须相互串通就走到了一起。白天，她们在队长的号令和监督下勤谨地劳作着，没有过多的向往和企盼，但她们依靠挤眉弄眼相互传递着某个信号，传达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各自回家。天黑以后，她们就像一群勇士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她们在东山根集中了，周围空洞的田野和前面沉默的大山给了她们大胆说话的空间，神秘神秘的行踪和迫不得已做出来的鬼鬼祟祟又叫她们觉得开心和有趣，聚在一起禁不住嘻嘻哈哈地说笑起来。她们借助微弱的月光和感觉，判断着周围的伙伴。

“马桂香来了没？”

“来啦！”

“田菊兰！田菊兰！”

“我在这儿，喊啥哩。”

“你蹲在哪儿干啥哩，往这边来。”

“我的鞋里钻了个土坷垃，我把土坷垃倒掉就过来。”

“勤伶，你说要把你姨娘叫上，叫了没？”

“叫了。”勤伶刚才看见丁香在她后面跟着，此刻左右寻看，没有，
“姨娘！姨娘！”

“哦！”十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丁香粗重的声音。



勤伶弯腰吃力地望过去，隐约看见一个头影在地面上晃动，“姨娘你在那里做啥？”

“我尿尿呢。”

“快点，蹲那么远，狼把你叼走了咋办？”勤伶向丁香蹲的地方走去，夜里，荒郊野外，一旦有一只狐狸或狼从眼前窜过去，会吓坏丁香。“尿完了吗？”

“没！光觉得小肚子胀，想尿尿，尿不出来。”

“你慢慢尿，我等着。”听着丁香呼哧呼哧粗重的喘息声，心想，丁香蹲的姿势别扭，压迫瘦子，憋得出气不畅。

那边有人喊：“人全了没？全了就上山。”

“再等会儿，别把谁撂下。”

有人等不及了，“走吧，再等天亮了。”

“走！走！”众人应和着，爬上了陡直的山道。丁香慌忙站起来往勤伶身边走来，走了几步又回头走去，勤伶问：“你过来过去的做啥哩？”

“我把布绌绌忘下了。”

三天前，勤伶跟着赵兰花和几个女人摸黑上山挖了些洋芋。虽然洋芋还不甚饱满，但让儿子安静了三天，没再跟出跟进揪着她的后襟喊叫肚子饿。今天在地里拔草，赵兰花约她，今晚上山割些青稞穗头焜青稞吃。下工路上她告诉丁香这个秘密，让她跟她们一起去。姨父出门混肚子，丁香和三个娃娃的日子十分艰难。野菜清拌汤喝鼓了娃娃的肚子，脸上却黄里透绿全是菜色。

听了勤伶的主意，丁香头摇成巴郎鼓：“上次偷洋芋出了人命，再不干这种担惊受怕的事，那怕饿死，也不去！”

“队里民兵只看守川水地的庄稼，不管山上的。”勤伶把头次上山偷挖洋芋的经过说出来，“天黑上去，天亮前回来，谁都不知道。”

见丁香望着喝拌汤的两个娃娃，“你看，把娃娃们饥荒成啥了，再这样饿下去，把娃娃们饿出病来，咋对姨夫说？”又把同去的人名说出

来，“都是嘴牢的人，一起去一起回，只熬点瞌睡。”

丁香心里活动了，只要娃娃吃饱肚子，她熬点瞌睡算啥，“只是……山上真的没有人把守？”

“看你问的！我当外甥的能哄你姨娘吗？”

妇女们前后照应着，在陡直山道上之字形行进，渐渐拉开了距离。年轻的走到前面去了，不时催促后面的人。勤伶走出十几步就得停下来等丁香，俩人落在最后。丁香从小体弱，生麦子大损，一直没缓上元气。颈下又吊着偌大一个傻膘，爬这陡峭山道，十分吃力。喉咙里嘶啦嘶啦响着，气喘如牛。走几步，停下来歇歇气。总想着上次偷洋芋被堵查的事，觉得身前脑后有人悄悄地监视着她们，会突然跳出来搜查。焦虑疑惧，小肚子里一阵阵痉挛，尿急，又脱下裤子蹲在道边。勤伶不耐烦，“你有多少尿尿？一会儿尿一会儿尿的？”

“尿憋得肚子痛，蹲下又尿不出来。”

“别尿了快走！没见前面的走远了，隔得太远碰上狼咋办？”

丁香迫使自己收住似有似无的尿，提上裤子呼哧呼哧喘着往前赶。

女人们一路牛吃水上坡，经过转嘴弯子，平车路头，绕过大洼，来到沙子坪。这里山势相对平缓。坡坡涧涧有些形状不规则的旱地，种着青稞、胡麻、洋芋。坐在地头歇息片刻，分头钻进青稞地里。有人叮咛：“别走远了，随时喊着点。”

寡淡月色下，大山沉默着，朝月光的山坡上一片灰白色，梦一样朦胧，背月光的山坡黑森森让人害怕。女人们默声劳作着，将子粒还不甚饱满的青稞穗头揽到怀里，用镰刀勾住沙沙地割下来，扔进背上的背斗或吊在腹前的布袋。寂静的山洼里，稼禾相互碰磨发出令妇女们心悸的响声。卧在地里的野鸟受惊，扑噜噜盲目地飞着，落在别处。有不知名的草虫间或发出幽幽的鸣叫。

突然，坡地最下边有人惊叫一声，声音尖利瘆人。分散在地里的女人们头发奓了起来，纷纷扔下背斗，提着镰刀朝地边跑去。勤伶身

子后仰向下跑着，踩倒了一溜青稞。赵兰花率先跑到，问姓田的女人看见了什么？姓田的女人眼睛直直地望着十几步外的山坡，哆嗦着说：“那儿……那儿……”大家望过去，山坡上似有一点发绿的东西幽幽地亮着，顷刻消失了，定神瞅了一阵，又亮了一下，“是狼……狼吧？”分散站着的女人们挤靠在一起。片刻后，赵兰花说：“不是狼，是鬼火。”

大家把憋在心口的气呼出来，不放心地又往发亮的地方望了一阵，才分散朝自己的背斗走去，勤伶顺着被自己踩倒的一溜青稞回到地中央，发现隔几步劳作的丁香不见踪影，“姨娘！姨娘！”心突突地跳起来。

随着窸窣窸窣青稞秆的碰击声，传来丁香沉闷的回应：“我在这儿呢。”

勤伶顺着声音寻过去，看见丁香蹲着，手里拿着什么在使劲绞拧，光着两条腿，“你……”

“我把尿尿到裤裆里了，脱下来把尿尿拧掉……”

鸡叫三遍，满载而归的妇女们回到自己的家。勤伶顶好大门，将割来的一背斗青稞穗头倒入大锅，添水，打火，十分钟后，从锅盖缝隙冒出来的热气扩散着清香。勤伶退火。把煮熟的穗头挖到大簸箕内晾着，分一些到小簸箕，呼呼地吹着气，用双手搓揉麦芒麦衣，热气把她蒸得满头流汗，满嘴口水。搓得麦衣脱离子粒，对着墙角刷刷簸干净，抓一把塞进嘴里嚼着。端簸箕进房放在炕头上，叫醒七扭八歪睡得香甜的三个儿子，“福娃、禄娃、寿娃，快醒来！”

三个儿子睁开眼屎糊住的眼睛，懵头懵脑望着灯光下母亲模糊的身影，揉着眼窝又想睡倒。勤伶在每人头上拍了一掌，“快起来，吃煮青稞。”这句话让三个儿子睁大了眼睛，猫儿一样抽着鼻子四面寻看，勤伶把他们的枕头推开，把簸箕放在他们眼前，“吃，就爬在被窝里吃。”

儿子们一把一把抓着吃起来，嚼得吧唧有声，香味四溢。勤伶把

他们抓洒在炕上的青稞粒拣起来放进自己嘴里，渐渐地睁不开眼睛，合衣歪倒在炕头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簸箕还放在炕头，三个儿子溜到里边睡得十分香甜。满炕满地是洒下的青稞粒儿。勤伶一粒粒拣起来，把炕上的扫入簸箕拣去草屑毡毛，自己吃了下去。

阳光抹下房檐，三个孩子先后醒来，又围着簸箕吃了一阵，穿衣下地，显得活泼精神。勤伶把吃剩的青稞放入瓦盆，藏在厨房碗柜上面。叮嘱大儿子延福，晌午拿下来跟兄弟一起吃。再三强调别拿到院外去，也不准对别人说起，吃晌午前把大门顶好。而后简单地洗脸，梳头，打算出工。回身往木箱上放木梳，见身后立着一个人，吓得后退几步，手里木梳掉在地上。看清是丁香的儿子甜根子，没好气地说：“啥时候鬼里摸里进来站在人后头的？”

甜根子眼睛水渍渍地发红，哭过的样子。“跟谁打仗了，把眼睛哭成这样？”

“没打仗，是阿妈把我赶了出来。”

“为啥？”

“我多吃了两把煮青稞，阿妈又骂又打把我赶出来了，叫我一辈子别回家。”

勤伶笑说：“那就一辈子别回家。”去厨房从碗柜上的瓦盆内捧一捧青稞，回来放在单桌上，“把这点青稞吃上，跟我们的尕娃在院里耍着。”她猜测，昨晚丁香害怕，只弄了半布袋青稞穗儿。回家煮出来显少，娃娃们争抢打闹起来，丁香胆小，气头上把甜根子打了两下，骂了几句，哪会把他赶出来不让回家。

正如勤伶的推断，丁香回到家里，提悬的心才落进心窝，却又累得浑身酸软。扔下布袋倒在炕上，提醒自己别睡着，歇一阵起来煮青稞，天亮前收拾清爽，免得有人闯进来发现。谁想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天亮甜根子起来尿尿，见母亲合衣歪在炕上睡得死沉，推叫醒来，丁香慌忙顶死大门，到厨房烧煮青稞。甜根子、豆儿、丫丫围在锅台边等着，淌着涎水。丁香紧拉风匣，闻到香味把青稞挖出来晾在锅台上，

去房里拿簸箕。回来见甜根子拿几个穗头在手上来去倒腾着，一边扑扑地吹着凉气。丁香夺回来扔进簸箕，“一会会耐活不住吗？麦芒卡在嗓子里咋办？”

紧着搓揉，扇簸。刚把簸箕的青稞倒进大碗，想分成三份叫儿女吃。甜根子手快，抢抓一把，险些弄翻大碗。丁香生气，顺手拍一巴掌，“就你饥荒！没说先让妹子们吃，也没说叫我吃一嘴。”不禁伤心起来，万般委屈在心中翻腾，手里端着簸箕哽咽着，眼泪扑簌簌弄湿了瘦子。豆儿、丫丫手里捏着青稞呆望着母亲，惟独甜根子把脸埋在碗上吃得有滋有味。丁香越想越气，扔下簸箕，“老娘黑天半夜累死累活图啥？不就图你们吃一顿饱肚子？早知这样，看你饿死也不稀罕！”见甜根子依旧不理不睬地吃着，上去几巴掌，揪着耳朵拉到院里，“没见过你这样的娃娃！你给我滚！远天远地吃你的饱肚子去！一辈子别回来！”甜根子站在院中央，牛一样梗着脖子。丁香上去推搡几把，直把甜根子推出大门才略略解气。

后晌勤伶收工回来，见三个儿子在南墙根，延禄、延寿一边一个扶着粪架，延福站在粪架上，拿手铲往墙缝里挖着。“我的先人们，你们往墙缝里乱挖啥呢？”

延禄回头说：“墙缝里有一窝蟻蛋，哥哥说里面有蜜罐罐，挖出来吃，甜死人哩。”

“快下来！你们不怕蜜蜂叮下吗？”勤伶说着，并不在意儿子们是否停止掠夺，问：“甜根子呢？”

“晌午就走了，说要回家去。”

晚饭前，丁香来了，一脸恐慌，“甜根子来没来你们家里？”

听说早上来过，晌午已经回去，丁香声音颤抖着说：“没回家来。我心想跑出去耍一阵，没意思就回来了，谁想一出去就不见回来。”小跑着离去，撂下一句话：“我去庄子外边寻寻。”

栖息房檐下的麻雀从庄廓墙头一只一只飞进窝里，深重的暮色锁住天空，丁香再次来到勤伶家，用袖口擦着红肿的眼睛，“没有，村

里村外都没有。”不禁哭出声来，“我是气头上骂了几句，打了两巴掌，早知这样，我骂啥哩，由他们抢死夺活地吃去……”哭得十分伤心，“真要跑远了，寻不回来，叫我咋活人哩……”

勤伶安慰着，“你不要胡想，杂娃们使性子，准是在谁家里藏着，叫你急一阵子……”说了一些宽慰开导的话，答应明日一早帮丁香四处寻问，一定把甜根子寻回来。丁香听勤伶口气肯定，才收住眼泪回去了。

第二天，勤伶并没出去寻找甜根子，只在上工路上对人说：“见了甜根子，叫他快回家，就说他阿妈快急死了。”她自有想法，甜根子天生一副牛脾气，那股牛劲过不去，是不回来的。由他去，饿上几顿，性子下去，自然回来。

这天天黑仍不见甜根子回来，丁香满庄子哭寻，勤伶疑心起来：“别不是跑到城里我娘家了？”

丁香哽咽着说：“我领他去城里那次他才五岁，认不下路。城里街道那么多，走丢了更不好寻了。”

“就算没认下路，可长着嘴哩。九岁的娃娃，又识了两年字儿。”勤伶如此一说，丁香泪眼中显出一丝期冀。“你别急，再耐活一晚夕，明早我去城里把他叫回来。”

翌日天亮，勤伶坐公共汽车进城，到娘家把甜根子走失的经过说给父母。东方德夫妇听了，抱怨丁香骂得太狠，又责怨甜根子任性，不听话。丁芳给女儿烙了几个死面饼饼，吃了，叫她快去冯杂桂家寻找。勤伶走出大门又回来问母亲说：“不在冯杂桂家咋办？回去照实说，不把姨娘急死也会急疯。麦子洪水淹死了，如今甜根子又没有下落，活活儿要姨娘的命哩。”见母亲也是张慌失措的神色，“我想了一个主意，回去先把姨娘哄住，就说甜根子在我们家里，你留住坐一阵子，过些日子再回去，趁这个时间四处寻找，迟早会找到的。”

不等丁芳表态，东方德抢先说：“能寻到自然好，寻不到呢？咋给姨娘说？不说我们哄她是为了不让她着急，替她着想，倒说我们当亲

戚的乱上添乱，急乱时刻还哄人哩。依我看，实话实说，即便有什么长短，姨娘知道了，长疼不如短疼。哄，哄了初一还能哄过十五吗？”

勤伶听了，慌慌地离去。

冯尕桂家也没有。后晌回村，把实情告诉丁香，丁香木呆地望着勤伶，无声地吼了一阵，一口气上不来，眼仁翻白栽倒在地。勤伶掐人中，抚胸脯，千呼万唤才把姨娘叫醒过来，陪着姨娘痛哭，边哭边劝。丁香哪里听得进去，只顾噎声噎气地哭，捶胸揪头发：“我的麦子，甜根子，你们苦命的妈妈活不下去了……”直哭了一夜，又无声地躺了两天。出去寻找的人都背着她摇头，叹气。当面说：“能寻回来，只是迟早的事。”

这让丁香心里抱有一丝希望，一丝侥幸心理，才没彻底绝望，彻底垮下去。

第五十六章

东方灵上街买醋，看见一张贴在街口墙上的招生启事，凑上前仔细看，是省上文化艺术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启事：该校设有美术、舞蹈、音乐(包括声乐器乐)等四个学科。本年度各科招生四十名，招满为止。回家路上，东方灵心里活动起来。他以每门功课勉强及格的成绩初中毕业，因家里供帮不起而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念头。在父母为他的出路犯愁的节骨眼上，这个招生启事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启事上写得分明，考生经过考试被录取，在校期间一切费用由公家承担。他虽然害怕自己从小在墙上、地下、碎纸片上随意涂抹，照着连环画临摹古代战将的那点本领达不到该校美术专业班的招生标准，却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暗自打定主意，背着父母去报考。考上，皆大欢喜；考不上，只当没有这回事。吃了晚饭，跑到街口把招生启事仔细看了两遍，记住了校址。第二天借口去同学家里借书，按启事上注明的地址找到学校报名。按招考老师的要求，照着一只石膏脚画一张素描，再画一张自己构思的农民驾着拖拉机开荒的宣传画，红着脸交给老师，逃出了学校。

十天后心里七上八下去学校打探结果，居然考中录取了。

东方德夫妇高兴不已，赞扬儿子有出息。考上了公费中专，学的又是喜爱的美术，学出来就是画家。高兴过去，烦愁起来，学校要求学生一律住校。让将来当画家的儿子背着破旧的铺盖去学校，于心不忍。至少，得给灵灵做一条新被子，新褥子，一件新外衣，加上必须的生活用具，少说得花二十几块。上月秀秀汇来的三十元钱，八块给了

拖欠的水费，十块还了账，五块买了面粉，三块买了煤渣，一块交了电费，剩下三块要支付将近十天的零用花费。拿什么给灵灵备办上学的行装？

“要不……”东方德吞吞吐吐地说，“向咎木匠借几块？”

丁芳沉吟一阵：“上次为了翠媚与灵灵看电影的事，你把人家骂了几句惹下了。你没见咎木匠婆娘的阵势哩，出出进进把脖子拧到一边，巷道里碰见，歪着身子走得乌噜噜的。如今却要向人家借钱，不是寻着碰钉子吗？”

东方德轻叹一声：“那就尽家里有的给灵灵备办住校的被褥吧。条件这样，还讲究什么！好在学校就在城里，等手头转得开，做一床新被褥去学校把旧的换回来就成了。”不禁想起与咎木匠家发生摩擦的那件事，后悔当时处理失当，平白闹出些误会，最终给自己带来不便。

那件事，发生在灵灵初中毕业前夕。一天后晌，灵灵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迎接毕业考试。爬在方桌上看了几张复习提纲，灵灵嫌房里光线暗，又闷又热，把炕桌抬到门外檐下，席地而坐，心不在焉地翻弄着课本笔记，看看这一本，扔开又翻看另一本，显得烦躁没有耐心。坐在炕上粘鞋底的丁芳从窗口望着儿子，见他这般模样，心想：眼看就要考试，儿子却静不下心来复习功课，不知心里想些什么。按说，这个年岁正是贪玩的时候，却一连数天爬在书上，再用功的学生，也会疲沓。如此一想，觉得应该让儿子出去活动活动，把情绪调整一下，回头再安心复习。正打算对儿子说：“没心肠复习就出去耍一阵去，等吃了黑饭天气凉下来再复习。”却见翠媚从东房走出来，花蝴蝶一样飞过来，挤坐在灵灵身边，嘻嘻哈哈地说笑起来。丁芳这才明白，儿子不安心复习，是因为知道翠媚在家的缘故。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天翠媚没去上学。起头两天随母亲去河滩里挖沙子搬石头，后几天整日窝在房里。翠媚在另一所中学上一年级。丁芳推测，大约也是到了期末，学校课已上完，让她们在家复习功课吧？

翠媚挤坐在身边，东方灵顿时有了精神，眼睛里放着光彩，说话

的音调也洪亮起来。丁芳扔开手里刮浆糊的小刀，盯住翠媚的侧影，心想：这丫头，不但出落得俊，还显露出过早成熟的模样，胸前的衬衫被那两坨鼓鼓地顶了起来，尻子也圆圆满满地朝后翘着。每次跟灵灵在一起，灵灵就显得格外快活。虽然丁芳不认为这里面必定有点什么不好的因素，但免不了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什么，她又说不清楚。

丁芳正想得入神，觉得眼前黑了一下，抬头，原来翠媚隔窗站在她的眼前，花儿一样光鲜的脸上两个毛茸茸的眼睛亮晶晶地对着她，细脆的声音在两片薄嘴唇的启合间流淌出来：“嬷嬷，我把灵灵叫出去看一场电影，成不成？”听语气是在征求她的意见，但那神色分明是不容她推托否定的执拗。丁芳忍不住笑了，喜滋滋地说：“去吧，看完电影早点回来。”

翠媚妩媚地笑笑，拉起灵灵就要去，灵灵挣开她的拉扯，打算把炕桌上的课本笔记收拾起来。翠媚不让他收拾，说：“放着，叫你阿妈收拾，我们快走。”又朝丁芳笑了一下。丁芳最爱看翠媚的这种笑脸，兴冲冲地说：“你俩走吧，课本炕桌我来收拾。”盯住两人的背影走出院门，心里澄下一股甜美的味儿。

晚饭前东方德从外面回来，听说灵灵被翠媚叫出去看电影，脸上顿时显出不高兴的表情，含浑不清地嘟囔了几句。

天色将晚，管木匠和女人先后从工地回来，却不见翠媚、灵灵回家。东方德板着脸孔问丁芳：“去哪儿看电影了？天黑还不回来。”

“你心慌啥？电影散场自会回来。”丁芳认为丈夫这样寻问没有道理。她相信，有翠媚这样有心机的姑娘作伴，灵灵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两个孩子一块儿耍了多年，两小无猜，有什么不放心的？

过了十点，不见两人回来。丁芳推测二人迟归的原因，心想，翠媚出去这时候不回家，管木匠夫妇一定在焦急，应该过去说一声，免得他们胡乱猜测。便对丈夫说：“你去东房说一声，就说翠媚同我家灵灵出去看电影了，叫他们别心慌。”

“要说你去说，我懒得管这些多余的事。”东方德语气冷冷的，显然对灵灵迟归已是一肚子不满。

丁芳只好自己去说。走到院子中央，听见东房里咎木匠夫妇正在争吵。“……总不能把她锁在家里吧？”咎木匠说。

“锁不锁由你！闺女变成这样，都是你袒护的结果……”

丁芳听出咎木匠夫妇在为翠媚争讲，紧走几步到东房门外，叫一声咎师傅，迈进房门，见咎木匠蹲在隔间门口，手里端着大号搪瓷茶缸，瞪着坐在床沿的女人。急忙说：“我来给你们说一声，翠媚姑娘把我家灵灵叫出去看电影了。有我们灵灵作伴儿，你们不要心慌。”

咎木匠没有反应。咎木匠女人朝丁芳翻一下白眼，扭过头不再理会。丁芳自觉尴尬，退了出来。

已经深夜十二点，仍旧不见两人回来，丁芳不禁焦虑起来。后悔两人走时忘了认真地叮咛几句。已经睡倒的东方德在被窝里嘟囔着，意思是丁芳不该让灵灵跟着翠媚看电影。翠媚看上去妖迷狐道的，不像个本分的姑娘，跟这样的人缠在一起自会让灵灵学坏。丁芳听不下去，反驳道：“你少说这种没轻重的话！灵灵、翠媚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学生，哪会像你说得那样可恶？就算翠媚让人看上去有点想法，可灵灵是我们个家的娃娃，脾气秉性那一样不知道？你这些话在这里说说没啥要紧，要是让咎木匠两口子听见，不是瞎气吗？”嘴上这般说，心里却暗地里指责灵灵翠媚，不知道体谅大人，一出去就由马信疆不知道早点回来，叫人跟着生气。

这时，窗外有沉沉的脚步声，丁芳心里咯噔一下，慌忙迎出去，却是咎木匠，虎着脸劈头问道：“你家灵灵把翠媚领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咎木匠的语气生硬脸色难看，丁芳不由地拉下脸说：“咎师傅，你要这样说话，我也不能平白受着。是你的翠媚把我家灵灵叫出去了，不是我家灵灵领走了你的翠媚……”

咎木匠打断了丁芳的话：“我不管谁把谁叫走的，反正这时候还

没回来，你说怎么办？”

“嗯……再等等吧，大概连着看了两场电影，等一阵再不回来，我叫阿爷出去寻找。”

东方德在被窝里硬声硬气地说：“惯下的毛病！谁家的丫头杂娃娃像他两个，看电影半夜不回家！”把丫头两个字咬得很重，杂娃娃两个字轻轻带过，“谁想寻，寻去！我寻不下！”

咎木匠听出东方德话中之话，张嘴要争辩，却见丁芳给他打着手势，意思是我阿爷这话说得不对，你大人大量担待着，别为这事闹得两家伤了和气。接着说：“咎师傅你回房里放心睡吧！我等着。我想，娃娃们贪玩，说不定跑到哪个同学家去了，要得忘了早晚，等他俩回来，一问就清楚了。”

咎木匠望着丁芳想了想，转身回房去了，房里又传出来夫妇争吵的声音。

丁芳等到两点，心里反倒平静下来。她认为，如果出什么意外，她会感觉到的。一定是看完电影去哪个同学家里，天黑回来不便，被人家留下了。这样想着，关灯合衣躺倒，听着院外的动静，希望那熟悉的脚步声从外面响进来。听着听着，果然听见了一串杂沓的脚步声，丁芳慌忙起身迎出房门，看见灵灵和翠媚垂头丧气地走进院来，后面跟着三个生人。其中一个声称是学校的校长。说他从校长室回宿舍休息，听见教室里有人在轻声说话，从窗户望进去，模糊看见有两人睡在课桌上，抱在一起窃窃说笑。便去唤来两个老师，摸进教室把这两个违犯校纪道德的学生抓获，领来向家长说明原因，索要被褥，而后送往公安局。丁芳心里一疼，惊醒过来，却是睡梦。回想梦中情景，又惊又喜，惊的是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喜的是让她感到羞耻和疼心的不过是梦幻，在她醒来的一刹那烟飞灰灭，不复存在。如此反复想着，睁着眼直到天明。

东方德起来后，板着脸故作镇静地吃完早饭，嘟囔着出去了。丁芳心里七上八下走到东房门口，打算征求咎木匠夫妇的意见，是否